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十七回 問路徑小官無禮 見凶犯舊友謊言

卻說趙萬全見有個大大的布店，高聲問道：「借問貴地，有個立大緞號，在哪地方？」裏面坐了個中年夥計，見他來問，忙忙的起身指道：「前去四叉路，向南轉彎一帶，有幾家樓房，那可就到了。」趙萬全謝一聲，轉身依著指引，走了前去。果見前面鋪戶林立，雖然道路是土塊築成，卻也平坦非常。到了四叉口，早有一派樓房，列在前面，過兩三家店面，當中懸著一個招牌，上寫「立大緞莊」四字。趙萬全背著包裹，匆匆走入裏面，向那夥計問道：「借問這坊地，可是立大緞莊？」裏面那人氣衝衝地罵道：「現有招牌在外，你這廝難道目不識丁，前來亂問？」趙萬全雖貿易中人，恃著自己一身本領，哪裏忍得下去，登時怒道：「你這廝何太無理，咱老子若認得字，還問你何用？你也不是害起病來，不能開口，問你一句，就如此衝撞麼？」誰知那人也是個暴烈性子，不容他破口，跳出櫃臺，高聲喝道：「你是何處雜種？也不打聽打聽，敢到這裏來撒野嗎？不要走，吃我一拳！」說著舉手就對著萬全腰下打來。萬全見了笑道：「這人豈不是個冒失鬼，問問路徑就動起手來。不叫他在此丟醜，隨後何能再擒小邵！」當時並不著忙，將包裹順在右邊，提起左腿，對定那人寸關，就是一腳，只聽「古冬」一聲，一個筋鬥橫於街上。萬全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這人如此手段，也在老子面前動手，今日姑且饒汝性命，向後若遇人問路，可不要再討苦吃了。」那人被他踢了一腳，扒起身來仍要動手，店中早擁出數人，將那人阻住說道：「小王，你真討的什麼，人家不來尋你，已是難得事件。你做錯了事，還不曉得，為何拿個過路的使氣？」當時又上兩人向趙萬全陪禮說：「客人且請息怒，此人方才錯了一筆交易，約有四五兩銀子，被小號執事呼斥了幾句。正自心下懊惱，卻巧貴客前來問路，以致無故冒犯，且看在下薄面，進內奉茶。」萬全見眾人陪禮，也就隨了大眾，到店堂坐下，果見前後有四五進樓房，山架上各貨齊備。因說道：「在下到底非為別故，只因有位同行契友，一向在貴處販賣湖絲。近有要事與他面談，訪了許多日期，方知在寶寨立大莊內。特恐店號相同，生意各別，因此借問一句，不料這人無禮太甚，豈不令人可惱。還來請教尊兄貴姓大名，寶莊除綢緞而外，可別售蠶絲麼？」那人見問，忙道：「在下姓李名生，小號雖是緞莊，那湖絲也還兼售，不知令友何人，尊兄高姓？」萬全道：「敝友姓邵名禮懷，浙江湖州人氏，與小可是同鄉至好，如在寶號，請出一見。」哪知這話還未說完，裏面早跳出一人，高聲喊道：「我說何人有此手段，原來是趙三哥來了。且請客廳敘話吧。」萬全抬頭一看，不禁喜出望外，正是邵禮懷出來招呼，當時便故作歡容，隨他進內。到了客廳坐下，邵禮懷問道：「三哥在曲阜做莊，何以知小弟在此，此來有何見諭？」萬全道：「一言難盡，愚兄身負奇冤，此仇不能不報。無如這地方，雖是家鄉故里，奈因舉目無親，以致被人欺負。欲想回轉湖州請人報復，又因路途遙遠，往返為難。因思吾弟是個英雄。特來相投，望助一臂之力。」邵禮懷聽他這番言語，也就信以為真，詫異：「老哥何出此言，且請講明，小弟自當為力。」萬全就此做成一派謊話，說陸長波人面獸心，如何吞吃他絲價，如何不肯付銀，如何請了好手，將他打傷，說得個千真萬確。邵禮懷不禁起身怒道：「不料那廝欺人太甚，老哥在那裏買賣，已非一日，他賺了銀錢，也不知多少。此時他既反臉無情，小弟豈有不助之理。」說著又命打水送茶，忙個不了。

萬全心下罵道：「你這喪心的狗賊，反說人家反臉無情，少時也叫你現了本相。」當時說道：「兄弟可無須照應，愚兄還有朋友，現在街坊，尋找下落。只因俺知你在這山東省內，一個蒲其寨地方，卻不知哪一府州縣，多巧遇了幾個舊友，從前也是綠林中人，知道這個所在，故而一同前來尋見賢弟。你此時也無須招呼，且同你出去，將他三人尋到。諒你這寄寓也不便，我等眾人居住，不如在客店安頓下來，還有事商議。」邵禮懷也不知細底，只得同他出了店堂，向著櫃上說道：「我與這朋友上街有事，多半今晚不能回來，若執事問我，你等告訴他便了。」說畢同萬全出了店，先到大街上，走了一回未能遇見。因問道：「你這朋友可曾到此來過？這寨內不下有數百寬闊，市面林立，若這樣尋找，怕到晚上也不能碰頭。你們可曾約在什麼地方候候？」萬全道：「我沒找你，臨別時節，匆匆叫他在寨口等候。此時天已不早，或者已到那裏，我們再回轉去。」兩人轉身正向東走，卻巧對面遇見馬榮，深恐他驟然來問，乃道：「馬大哥你待久了。只因我們這小弟苦苦扳談，因此耽擱了工夫。現在二人曾尋到寓麼？」馬榮見邵禮懷與他同來，心下暗暗歡喜，也就上前招呼，說：「客店即在前面，此時可去一歇吧。」說著在前示路。三人到了前街，走進裏面，早有店主認得懷禮，乃道：「這客人，是大爺的朋友麼？」懷禮道：「皆是我的鄉親，你們務必照應周到，隨後房金，照我一共算給。」店主連聲答應，叫小二取了鑰匙，將房開下。喬太應奇也由外面走進來，眾人一同坐下，彼此通名道姓。

說了一會，馬榮、喬太順著萬全口氣，報了履歷，無非說從前在綠林買賣，專好結交好漢英雄，因趙三哥受了委屈，故此同來奉約相助一臂。邵禮懷見他們言語爽快，也就高談闊論，命小二備了酒饌，代大眾接風。彼此歡呼暢飲，約至三更以後，方才散席。趙萬全道：「愚兄的情節，賢弟是盡知的了，但此事，迫不及待，三位的還有要事要辦。究定何日動身，你這裏絲貨可曾脫清？愚兄的意思，明日在此耽擱一天，可將款項完辦，一路前去。乾了此事，也好回轉家鄉。」邵禮懷聽他這話，當時發了一忙，說道：「同去，報復這狗頭便了。諸位初到此地，也該稍息兩日。今日已過，準於大後日動身如何？」馬榮怕萬全過於催促，反令他生疑惑，忙在旁插言道：「趙三哥也不必過急，遲早這口氣總要出的，也不拘在這一二日上。就停兩日動身何妨？」邵禮懷笑道：「還是馬大哥圓通。此時已是夜深，我還要回轉店去，你們且請安歇吧。」說著令小二點了提燈，別了大眾，出門而去。

這裏馬榮將門開格扇關上，滅了燈光，即將房門關好，低聲向趙萬全言道：「人是碰著了，但是這地方管下是他，即便動手，未必能聽我們如願。你這調虎離山的計策雖好，可知這一路上，難免不得風聲，設若為他聽見，說高家窪出了命案，緝獲凶手，那時再將我們形蹤一看，他也是慣走江湖的人，豈有不知道理？若在半路為他逃走，豈不可惜！」應奇道：「你們還久當差事的，難道這點尷尬不知。昨日曲阜縣已投了公文，好在邵禮懷有兩日耽擱，明日無論誰人進城一趟，請縣派差在半路接應。我們將他誘出寨門，在半路擺佈，還怕他逃到何處去呢？」眾人議論已定，各自安歇不提。

次日一早，邵禮懷已著人來請，說昨日匆匆，店內未曾接風，今早執事奉請諸位過去一敘。一則為大眾接風，二則專誠陪禮。」趙萬全聽了這話，向著來人道：「我們本擬今日前去謁拜，稍停一會，當即回去。」那人答應而去。這裏馬榮道：「你們此時自然到他那裏，我是要進城辦事的。他若問我，就說我訪友去了，大約明午方可回來。」萬全答應，先是馬榮出去，方才同應奇喬太來到緞莊裏面。邵禮懷與執事人，已在門口觀望，見他們已至面前，隨即邀入客廳，敘了一回寒暄。用了早點，談論些南北風景，已有午時中節。當中設了酒席，執事人向趙萬全道：「昨日邵客人道及尊意，約他同去曲阜，此事本應遵命，惟款項一節，一時難清，小莊當此青黃不接之時，又難吩咐，是以去後，還須回來。如尊駕不棄，何妨俟尊事平復，同來一遊，稍盡地主之誼。」萬全知他是敷衍的套話，當時謙恭了一回，與禮懷約定了後日動身。酒過數巡，大家散席。

不知萬全果能拿獲邵禮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